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新约历代经解

刘小枫◎主编



[古罗马]俄里根 Origen ◎ 著

属灵的寓意

——《约翰福音》注疏 [下]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3—32

柳博赞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_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新约历代经解

属灵的寓意

也许，在整本《圣经》当中，尤其在《新约》中，没有任何一卷书比《约翰福音》更适合俄里根的释经进路。他的《约翰福音注疏》是初期教会最伟大的释经著作。在这本书中，俄里根自己也称赞《约翰福音》是《圣经》所有经卷的顶点。《约翰福音》很早就因其与众不同的特性而被称为“属灵的福音书”，这也使《约翰福音注疏》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初期教会到今天一直如此。

俄里根的注疏与《圣经》的经文互相穿插，思维在经文中自由穿行，从中摘取合适的字词，巧妙地将其组织起来。俄里根这样做是为了寻找属灵寓意，因为，他认为《圣经》的每字每句都隐含着属灵寓意。

ISBN 978-7-5080-5648-7



9 787508 056487 >

定价:78.00 元(上下)

杰
志
同
◎
设计
装帧
马涛
◎
编辑
贵任
陈希
◎
编辑
主持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新约历代经解

刘小枫 ● 主编



属灵的寓意

——《约翰福音》注疏 [下]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3—32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属灵的寓意:《约翰福音》注疏. 下/(古罗马)俄里根著;柳博赞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

书名原文:*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SBN 978-7-5080-5648-7

I. ①属… II. ①俄… ②柳… III. ①圣经—研究 IV. 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0727 号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3 – 32 by Origen

Copyright © 1993 b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英译本导言	1
本书引用文献缩写	74
第十三卷	76
第十九卷	168
第二十卷	205
第二十八卷	290
第三十二卷	339
人名地名索引	410
《圣经》经卷索引	421

英译本导言

1 [3] 本书是俄里根的《约翰福音注疏》第十三卷到第三十二卷保存下来的部分。^①《约翰福音注疏》是俄里根最重要的著作,对研究俄里根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研究灵知主义、^②释经史、^③神学史^④和灵修^⑤也非常重要。

2 高格勒(R. Gögler)指出,《约翰福音注疏》是现存最古老的对《新约》的基督教注疏,并且指出这是非常学术化、灵性化的福音书注疏。^⑥普雷斯提戈(G. L. Prestige)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在教

① 关于前面的书卷保留下来的部分的译文,参见俄里根 f,《约翰福音注疏》第一卷到第十卷(*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教父著作选集》80(FOTC 80, Washington, D. C. 1989)。关于《约翰福音注疏》的篇幅和保存情况(包括残篇),参见《教父著作选集》,前揭,80. 7-10。

② 参见《教父著作选集》,前揭,80. 23-26 对赫拉克里昂的论述。赫拉克里昂是灵知主义者,俄里根在《约翰福音注疏》中多次批驳他对《约翰福音》的诠释以及他的神学。在本译文中,直接与赫拉克里昂相关的段落以小号字印刷,俄里根声称是出自赫拉克里昂之口的话以斜体印刷。[译按]在中译本中以楷体印刷。

③ 关于对俄里根在《约翰福音注疏》中使用的释经方法的概述,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目选录,参见《父著作选集》,前揭,80. 10-13。

④ 我将在下文论述《约翰福音注疏》里面出现的俄里根神学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

⑤ 对俄里根的灵修观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他对《雅歌》的论述以及一些布道词上。但是,《约翰福音注疏》第十三卷第3节到第42节、第十九卷第21节到第25节、第三十二卷第400节,以及其他很多段落表明这本书有很丰富的灵修资源。

⑥ 参见 R. Gögler,《俄里根:约翰福音》(*Origenes: Das Evangelium nach Johannes*, Zurich 1959),页 15,35。

2 属灵的寓意

会活动的核心建立圣经诠释学和圣经神学的不是别人,而是俄里根。^①在《约翰福音注疏》中,这两个学科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克鲁佐(H. Crouzel)认为《约翰福音注疏》是俄里根最杰出的著作,^②我认为此言不谬。

3 我在前面已经列举了与《约翰福音注疏》相关的介绍性材料,^③在这里我所论述的是与本书各卷的写作相关的问题,并且从整体上讨论《约翰福音注疏》里面出现的俄里根神学比较重要的方面。

第十三卷到第三十二卷的写作时间

4 为俄里根的论著确定具体的写作时间,就像进到少有路径的森林里,甚至没有什么“路标”指出这些路通向何方。不过,有三件事提供了“路标”,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约翰福音注疏》的写作时间。第一件事是俄里根从亚历山大城搬到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第二件事是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Thrax)发动的大迫害,第三件事是行奇迹者格列高利(Gregory Thaumaturgus)受教于俄里根。

俄里根从亚历山大城搬到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

5 《约翰福音注疏》^④和优西比乌的著作^⑤都具体记载了俄里根这次搬家,这就为确定其中一些书卷的写作时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路标”。俄里根于公元232-234年的某个时间从亚历山大城搬到

① 参见 Prestige,《教父和异端》(*Fathers and Heretics*, London 1948), 页 54。

② 参见 Crouzel,《俄里根》(*Origen*, Edinburgh 1989), A. S. Worrall 译, 页 42。

③ 参见《教父著作选集》, 前揭, 80. 3-28。

④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六卷第1节到第12节,《教父著作选集》, 前揭, 80. 168-71。

⑤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H. E.*) 6. 24, 26。

了凯撒里亚。在我看来,他搬家的时间应当是公元 232 年左右,而不是较晚的公元 234 年。^① 俄里根说,在离开亚历山大城之前,^②他已经写完了[5]《约翰福音注疏》的前五卷,在凯撒里亚定居之后,才开始动手写第六卷。^③

马克西米努斯发动的大迫害

6 马克西米努斯发动的大迫害(235 年 - 238 年)为我们提供了第二个重要的“路标”,让我们可以确定《约翰福音注疏》的写作时间。西罗迪安(Herodian)是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他记载了马克西米努斯的统治。西罗迪安写道,马克西米努斯掌权之后,马上开始了“野蛮专

① 参见我在《教父著作选集》,前揭,80.4 - 5 中的论述。我采用了诺丹(Nautin)的说法,将俄里根搬到凯撒里亚的时间定为公元 234 年。现在我认为这个时间较事实为晚。优西比乌说俄里根在塞维鲁斯(Alexander Severus)在位的第十年离开亚历山大前往凯撒里亚。通常认为塞维鲁斯在位的时间是公元 222 - 235 年,也就是说俄里根是在公元 232 年搬到了凯撒里亚。塞维鲁斯在公元 235 年初遇刺,继位的马克西米努斯登基不久就发动了大迫害。在抵达凯撒里亚之后、马克西米努斯开始发动大迫害之前,俄里根著有四卷《创世记注疏》,至少五卷(也许有八卷或者更多)《约翰福音注疏》。俄里根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与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产生矛盾,于是他离开亚历山大城前往凯撒里亚。俄里根想必需要花一些时间整顿家务,重获心灵的宁静——他在书中暗示过这件事,参见《约翰福音注疏》,前揭,第六卷第 9 节,《教父著作选集》,前揭,80.170——才能继续写作。他也提过,当他搬到凯撒里亚的时候,之前为他记录口述内容的书记员不在身边(出处同上),并且暗示要等一段时间他们才能搬来(《约翰福音注疏》,前揭,第六卷第 10 节)。在我看来,这些事表明俄里根在公元 232 年底或 233 年初就已经离开了亚历山大城。

② 见《约翰福音注疏》,前揭,第六卷第 8 节,《教父著作选集》,前揭,80.170。

③ 见《约翰福音注疏》,前揭,第六卷第 11 节到第 12 节,《教父著作选集》,前揭,80.170 - 71。俄里根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已经开始写第六卷,但是搬家的时候却没有把之前写好的部分带过来,所以他在凯撒里亚重新写了第六卷。

制”，他所关注的头一件事就是系统化清除“亚历山大身边所有的朋友”——亚历山大是他的前任君主——使他们从有影响力的职位上退下来。^① 西罗迪安还写到马克西米努专门打击财产较多的人，捏造罪名来没收他们的财物。一旦他们接到法庭传唤，就立即被带到军营里去见马克西米努，然后要么被流放，要么被处决。^②

7 优西比乌说：“马克西米努对亚历山大家族怀有恶意，因为这一家族大多是信徒。于是他发起迫害，下令只处死教会领袖，因为这些人负责传讲福音。”^③我们也许会问，[6]“传讲福音招致迫害”是否是优西比乌自己加进去的说法，因为这场大迫害似乎并无宗教动机。高雷斯(F. Görres)指出，马克西米努发动大迫害并非出于对原有的罗马宗教的热心，因为他也抢掠了异教神庙。^④ 高雷斯认为：马克西米努发动大迫害只是出于对亚历山大家族的敌意，因为基督徒曾经获得这一家族——尤其是亚历山大的母亲玛米亚

① 见《西罗迪安：帝国史》(Herodian, London 1970) II, C. R. Whittaker 译, 7. 1. 1, 3。

② 见《西罗迪安：帝国史》，前揭，7. 3. 1-4。

③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London 1964) II, J. E. L. Oulton 译, 6. 28。K. J. Neumann, 《戴克里先时期的罗马帝国和教会》(*Der Römische Staat und die allgemeine Kirche bis auf Diocletian*, Leipzig 1890), 页 210 指出，我们只能依赖优西比乌的著作来了解马克西米努迫害基督徒的事，因为其他提到这场大迫害的古代基督教文献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优西比乌。Neumann 指出，从俄里根在《劝勉殉道》(*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中的某些间接陈述来看，优西比乌的记载是准确的。优西比乌说，只有教会领袖遭到迫害(页 212-13)。Neumann 还认为优西比乌是在大迫害结束九十年之后根据俄里根的著作写下了这事。优西比乌在《教会史》6. 28 中提到，他对大迫害的描述的资料来源是俄里根的著作(页 210)。

④ 见“论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一世当政时期对基督徒的迫害”(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Christenverfolgung des römischen Kaisers Maximinus I. des Thraciens), ZWT 19(1876), 页 528-31。

(Mamaea)——的善待。^① 这表明俄里根在这场大迫害中会被视为“政治嫌疑犯”而身陷危险,因为亚历山大的母亲曾经邀请他访问安提阿。^② 俄里根的朋友兼资助人安布罗修(Ambrose)既拥有很多财产,又是教会领袖,俄里根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写作《约翰福音注疏》,这很可能也使俄里根成为迫害的对象。

8 我们对这场大迫害所知甚少,但是它似乎只发生在某些地区。我们知道旁第亚努(Pontianus)和希坡律陀(Hippolytus)曾经争夺罗马主教之位,二人后来都被马克西米努流放。^③ 在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俄里根的朋友安布罗修和一位[7]名叫普罗托克泰德(Proctetus)的长老遭到囚禁。^④ 关于马克西米努迫害教会领袖的事,我们只知道这些。

9 卡帕多西亚的凯撒里亚(Caesaria of Cappadocia)主教福米里安(Firmilian)是俄里根的朋友,他也提到了这一时期对卡帕多西亚的基督徒的大迫害。但是,他指出:(1)这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不仅限于教会领袖;(2)这是发起的地区性迫害,因为从本地逃往邻近省份就可以免遭迫害;(3)发动大迫害的借口是:当时

① 同上,页533。参见Herodian,6.9.14;7.1.7,8,10。

②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21.3。参见《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1961) XII, 页75。

③ 见L. Duchesne,《教宗名录》(Le liber Pontificalis, Paris 1886) I, 19 (145)。根据此书的记载,他们是在亚历山大在位的时候遭到流放,但杜凯斯奈(Duchesne)指出,这是根据前一句话提到的“亚历山大当政时期”而插入的话。纽曼曾经论及旁第亚努和希坡律陀被流放的事,并且指出:对教会领袖的攻击自然首先影响罗马教会,如果这两个人争夺同一职位,自然都会遭到流放。

④ 俄里根的《劝勉殉道》就是为这两人所写。正如纽曼指出,这是大迫害时代留下的唯一详细记录(页218)。《劝勉殉道》并没有明确说他们遭到囚禁,尽管俄里根特别为他们写下此文,必然的结论就是他们一定遭到了囚禁。优西比乌也声称“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患难”,并且提到“他们此时的认信”(《教会史》,前揭,6.28)。

发生了一系列地震,卡帕多西亚和本都(Pontus)的一些地区受损严重,而基督徒应对地震负责。福米里安说,当地的省长塞雷尼阿努(Serenianus)是“狠毒而可怕的迫害者。”^①俄里根似乎也提到卡帕多西亚的那场大迫害:基督徒被指责为地震的祸源,教堂也遭焚毁。^②

10 发生在卡帕多西亚的大迫害似乎与马克西米努对教会领袖的攻击并无直接关系。但是,这也许与马克西米努的整体政策间接相关。西罗迪安曾经提到“迦太基地区的残暴长官”,这人施加了非常野蛮的刑罚,并且没收他人的财物,希望马克西米努能够注意到他,“因为皇帝会任用与他自己的政策保持一致的人。”^③因此,塞雷尼阿努或许也曾煽动民众对基督徒的敌意,希望可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赏识和擢升。

11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马克西米努发动大迫害的时候,[8]俄里根在哪里?可惜我们手头的证据并不能使我们明确回答这一问题。我将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论证,尽管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④

① 参见《圣西普里安全集》(*S. Thasci Caecili Cypriani Opera Omnia*)片段 75. 10。

② 见《马太福音注疏和讲道》(*Comm. ser. in Mt.*) 39。

③ 见《西罗迪安:帝国史》,前揭,7. 4. 2。

④ 克鲁佐在近作《俄里根》(*Origen*, Edinburgh 1989),页 16 - 17 中论述过这一问题,也在“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发动大迫害的时候,俄里根是否躲到卡帕多西亚去了?”(*Origène s'est-il retiré en Cappadoce pendant la persécution de Maximin le Thrace?* *BLE* 64 (1963),页 195 - 203)中讨论过。亦可参见 P. Hartmann,“俄里根与殉道神学”(Origène et la théologie du martyre), *EthL* 34 (1958),页 776 - 79。克鲁佐和哈特曼(Hartmann)认为,在大迫害的时候,俄里根并没有躲到卡帕多西亚。他们采纳了科埃肖(Koetschau)、普罗伊申(Preuschen)和斯塔林(Stählin)的观点,即帕拉迪乌斯(Palladius)将卡帕多西亚的凯撒里亚和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弄混了。他们认为,俄里根并不是在马克西米努发动迫害的时候离开凯撒里亚,而是在卡拉卡拉(Caracalla)当政(转下页)

¹² 在公元五世纪的《帕拉迪乌斯：劳苏斯史论》(*Lausiaca History of Palladius*)一书中，有一位名叫朱莉安娜(Juliana)的守独身的女人，她住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里亚，据说俄里根“躲避希腊人的袭击”时，朱莉安娜将他藏匿了两年。帕拉迪乌斯说，他亲眼见到俄里根在一本旧书的空白处记下了这件事：“凯撒里亚的守独身的女人朱莉安娜将我藏匿起来，我在她这里发现了这本书。朱莉安娜说这本书是犹太译经家辛马库斯(Symmachus)^①送给她的。”^②

¹³ 克鲁佐认为：如果帕拉迪乌斯著作中提到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这一定是指马克西米努在公元 235 到 238 年之间发动的迫害。这种看法是正确的。^③ 优西比乌并没有提到大迫害的时候俄里根

(接上页)的时候离开亚历山大城。参见 Hartmann, “俄里根与殉道神学”, 前揭, 页 778-79。我将在下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与哈纳克的论述最为相似, 尽管我并没有参考他的著作。参见 A. Harnack, 《早期基督教文学史: 从最早的时期到优西比乌》(*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eratur bis Eusebius II/2*, Leipzig 1958), 页 33-34。

① [译按] 辛马库斯于公元二世纪将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为希腊文, 与希腊文的《新约》合编为一本《圣经》。辛马库斯据称是伊便尼派信徒。

② 见《帕拉迪乌斯：劳苏斯史论》(*The Lausiaca History of Palladius II*, Cambridge 1904), D. C. Butler 编, 页 64(160)。

③ 见 BLE 64(1963): 页 196-97。克鲁佐认为, 这指的并不是对基督徒的迫害, 而是指 Caracalla 于公元 215 年袭击亚历山大城的居民(同上, 页 203; 参见《俄里根》, 前揭, 页 17)。他的理由是: 如果马克西米努发动大迫害的时候, 俄里根逃往卡帕多西亚, 那么优西比乌的著作中就应该有这方面的记载; 而且, 他认为这与行奇迹者格列高利抵达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的时期不符。我将在论述行奇迹者格列高利的时候解释后一个问题, 在此处解释前一个问题。克鲁佐也注意到, 优西比乌(《教会史》, 前揭, 6. 17)指出俄里根的《六种经文合参》(Hexapla)中有四个版本的《旧约》译文, 辛马库斯版本就是其中之一, 随后他又引用了关于辛马库斯的这一注记。在克鲁佐看来, 这证明俄里根与朱莉安娜的接触是在他还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俄里根》, 页 16)。(转下页)

在哪里。[9]但是,他提到俄里根从朱莉安娜那里得到了辛马库斯的著作,这与帕拉迪乌斯的记载很相似。优西比乌说,辛马库斯对《圣经》做出了很多注疏:“俄里根声称从一个名叫朱莉安娜的人那里得到了这些书,而且还说,这些书是朱莉安娜直接从辛马库斯那里继承来的。”^①

14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也许优西比乌和帕拉迪乌斯看到的不是辛马库斯的同一本著作,而俄里根在这些书中都做了相似但不相同的注记;(2)也许优西比乌和帕拉迪乌斯看到的是同一个注记,但是优西比乌没有提到朱莉安娜藏匿俄里根的事;(3)也许帕拉迪乌斯把卡帕多西亚的凯撒里亚和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弄混了,他指的不是马克西米努斯发动的迫害,而是指卡拉卡拉(Caracalla)^②于公元215年袭击亚历山大城平民的事。^③

15 在我看来,上述的第二种可能最为可信,即“优西比乌和帕拉迪乌斯看到的是同一个注记,但是优西比乌没有提到朱莉安娜藏匿俄里根的事。”考克斯(P. Cox)指出了优西比乌为何没有提到此事:优西比乌对俄里根的描述并不能准确反映俄里根在亚历山大城时的早期思想到俄里根前往凯撒里亚之后的后期思想之间的转变。

(接上页)在我看来,优西比乌在这里插入了对辛马库斯的讨论,也插入了“俄里根从朱莉安娜那里得到了辛马库斯的书”一事,其目的只是为了指明辛马库斯是谁。我们并不能从《教会史》6.17得出“俄里根从朱莉安娜那里得到了这些书”的结论。

①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17。

② [译按]卡拉卡拉(188-217):布匿-叙利亚血统的罗马皇帝,生于高卢。“卡拉卡拉”原义指高卢帽衫。因为他经常穿这种帽衫,所以被称为“卡拉卡拉。”

③ 参见上文第13节第一个脚注。帕拉迪乌斯是俄里根学派的本都的伊瓦格里乌(Evagrius Ponticus)的门生,日后被哲罗姆(Jerome)和伊庇法纽(Epiphanius)指控为俄里根主义者。如果帕拉迪乌斯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出处,他就不会补充上“俄里根在大迫害的时候被藏匿起来”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可能会损害俄里根的名声。[译按]在英译本中是脚注28。

她还提出,优西比乌“试图将自己的理想加于俄里根的生平之上”,于是就产生了这些问题。在她看来,优西比乌的书写方式是由传记体裁所决定的,这种写作体裁[10]从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对人物只有单一角度的描述。”^①在我看来,优西比乌对俄里根的殉道观念的看法是由俄里根的一封信决定的,俄里根在这封信中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当时他想与自己的父亲一同殉道。^②不仅如此,俄里根去世之前遭遇了德西乌斯(Decius)的大迫害,他坚定地为着信仰而受苦,而优西比乌也是从俄里根的一些书信中得知此事。^③这样的理想形象使他不可能描述“主人公在大迫害的时候藏匿起来”,因此优西比乌虽然在辛马库斯的著作——这本书是俄里根从朱莉安娜那里得到的——的注记中读到了这件事,也没有将其放在自己的记述中。

16 在我看来,解释优西比乌为何没有提到“俄里根在大迫害的时候藏匿起来”比解释“在马克西米努发动大迫害的时候,如果俄里根继续在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进行日常活动,为什么他没有被捕”更容易。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凯撒里亚的教会领袖被捕,而优西比乌和西罗迪安都记载:这场大迫害尤其针对与亚历山大家族来往密切的人,俄里根既是引人瞩目的教会领袖,又是亚历山大的母亲邀请过的贵客,那么他一定是“政治嫌疑犯”。如果他在大迫害的时候继续在凯撒里亚进行日常活动,却没有被捕,在我看来这是

① 参见 Cox,《古代晚期人物传记》(*B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1983),页 100-101。

②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2.3-6。H. J. Lawlor 和 J. E. L. Oulton,《优西比乌》(*Eusebius*, London 1928) II, 页 192 指出,Photius, 118 记载:“俄里根的母亲将他的衣服藏起来,使他不致出去殉道。”这个故事出自俄里根的一封书信,鲁菲努(Rufinus)似乎读过这封信,说这个故事——正如优西比乌所声称的——见于俄里根写给父亲的信。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2.6。

③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39.5。

解释不通的。^①

17 [11]不仅如此,俄里根自己也在《约翰福音注疏》第二十八卷中指出,如果有可能躲避迫害、不致殉道,就应当逃离。^②他是这样说的:“若是有人抓住我们,追问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应逃避,而是承认自己的信仰,也不应犹豫是否为真理而死。”^③这句话适用于安布罗修和普罗托克泰德,因为他们就是“被抓”的人。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人应当认信耶稣,不应否认自己的信仰。俄里根就是这样劝勉自己的朋友的。他还说过:“我们也不应给人提供机会为难我们,而是应以一切方式加以避免。”^④他甚至说,若是有人可以免受迫害,却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要为处决他的人犯下的这罪负责。^⑤

18 在我看来,俄里根在马克西米努大迫害的时候身处的情况是这样:首先,在马克西米努篡权,发动大迫害的时候,他正在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安布罗修和普罗托克泰德在大迫害之初就被捕了。但是,凯撒里亚民政当局也许并不知道俄里根是教会领袖,因为他刚到凯撒里亚不久,也许还没有立即获得凯撒里亚教会的领导

① 当然,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俄里根如果自己躲起来了,怎么还能劝勉他两个被捕的朋友殉道?出于这个原因,E. de Faye 的《俄里根:生平与著作及思想》(*Origène: sa vie, son oeuvre, sa pensée*, Paris 1923) I, 196 认为,俄里根并未在大迫害的时候寻求庇护,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当德西乌斯日后发动大迫害的时候,西普里安(Cyprian)也做了类似的事。他写信给罗马的长老和执事,为自己在大迫害的时候躲藏起来作出辩护,并且说自己写信给那些被捕、在监狱中认信的人,以此来鼓励他们。参见《西普里安书信》(*Ep.*) 20. 1-2。我会在下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俄里根写《劝勉殉道》的日期应是在离开凯撒里亚前往卡帕多西亚之前。

②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二十八卷第 192 节到 201 节,以及第 209 节和第 244 节。参见我在《约翰福音注疏》这些段落中做的脚注,我在脚注中指出,俄里根在其他地方也做过相似的论述。

③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二十八卷第 193 节。

④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二十八卷第 194 节。

⑤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二十八卷第 195 节。

职务,而且当局并没有注意到俄里根为何离开亚历山大城。因此,俄里根马上给他的两个朋友写下了《劝勉殉道》一文。

19 优西比乌说,俄里根是在马克西米努大迫害的时候写下《劝勉殉道》。^① [12]我们可以认定《劝勉殉道》写于235年,甚至可以确定其写作时间是上半年。在第四十一章中,俄里根写道: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可能会“在日耳曼(Germany)被处决。”纽曼认为“日耳曼”一词表明这篇文章写于公元235年,因为这时马克西米努在日耳曼。纽曼还指出,到了235年冬天的时候,马克西米努就已经离开了日耳曼,到帕诺尼亚(Pannonia)去了。^② 俄里根提到的“可能死在日耳曼”反映了马克西米努的政策:他下令政治犯到他的军营来,由他亲自审判并定罪。^③ 因此,这篇文章应该是写于大迫害之初。在我看来,俄里根提到自己“可能在日耳曼被处决”表明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在凯撒里亚,而他的朋友们已经被捕。

20 在他写了《劝勉殉道》之后,他在凯撒里亚教会的朋友知道他 与亚历山大家族有过来往,会成为大迫害的目标,于是就劝他离开。也许是应福米里安之邀,俄里根才离开了巴勒斯坦,前往卡帕多西亚。我想,我们上文提到的地震^④——这场地震成了卡帕多西亚地区迫害基督徒的导火索——尚未发生,卡帕多西亚看上去是一

①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28。

② 见 Neumann,《戴克里先时期的罗马帝国和教会》,前揭,页228。A. Harnack,《早期基督教文学史:从最早的时期到优西比乌》,页56-57认为这只适用于安布罗修和普罗托克泰德,不适用于俄里根,认为“日耳曼”的字样是誊写错误,原本应指凯撒里亚辖区内或周边的某个不知名的地点,也许是巴勒斯坦或叙利亚的某个矿厂。这种说法过于极端。P. Nautin,《俄里根:生平 and 著作》(*Origène, sa vie et son oeuvre*, Paris 1977),页76采用了Newmann的日期勘定。

③ 参见《西罗迪安:帝国史》7.3.4。西罗迪安著作中提到囚犯被带到帕诺尼亚去见马克西米努,因为马克西米努离开日耳曼之后,就去了帕诺尼亚。这至少是一个证据,证明这一做法也是他的早期政策。

④ 参见上文第9节到第10节。

个理想的地方,因此俄里根才会到那里去。一方面,那里没有教会领袖被捕;另一方面,他和福米里安是很好的朋友。[13]在俄里根抵达卡帕多西亚之后,一场地震使公众对基督徒的猜忌变得公开,对基督徒的猛烈迫害大规模爆发,而省长塞雷尼阿努也鼓动这一行为。尽管当时有大规模的迫害,但是,在卡帕多西亚,只有与他接触过的基督徒圈子才认识他,所以他在那里比在巴勒斯坦安全。守独身的女人朱莉安娜将俄里根藏匿两年,就是在这个时期。^①

21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也许我们可以认定:马克西米努的大迫害标志着《约翰福音注疏》写作过程的又一次中断。因为当他躲藏在凯撒里亚的时候,他的秘书小组又一次不在身边。根据优西比乌的记载,俄里根“在《约翰福音注疏》第二十二章和一些书信中提到了(σσημειώται)这场大迫害”。^② 优西比乌提到的书信和《约翰福音注疏》的内容都没有保存下来。^③ 在诺丹(Nautin)看来,优西比乌所用的这个词表明:当俄里根写第二十二卷的时候,大迫害已经结束。^④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对优西比乌的话做这样精确的语法

① 参见上文第12节。

② 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28。

③ 见 Preuschen,《最初三百年的希腊基督教作家》(GCS,Leipzig 1903)4, LXXX. 普罗伊申认为:优西比乌指的应当是《约翰福音注疏》第三十二卷第30节到第31节,俄里根在这里讨论的是“争战”的结束。我同意诺丹在《俄里根:生平 and 著作》,前揭,页79-80中的说法。诺丹不同意普罗伊申的观点,认为俄里根在《约翰福音注疏》第三十二卷第30节到第31节中并未提到大迫害,优西比乌所说的“第二十二卷”是正确的。我在《约翰福音注疏》中找到的唯一一处提到大迫害是在第二十八卷第192节到第201节。我已经对此做出了论述。如果说优西比乌指的是第二十八卷,他最初写下的字样就是“第二十八卷”,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在抄本的流传过程中,KH(二十二)被读作KB(二十八)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优西比乌说俄里根“提到了这场大迫害”,这表明他指的是关于这场大迫害的具体情况,不太可能是第二十八卷第192节到第201节中的一般性论述。

④ 同上。